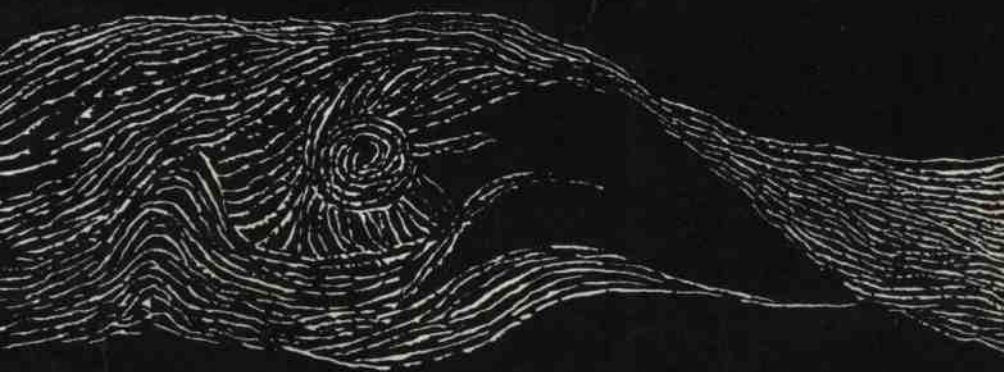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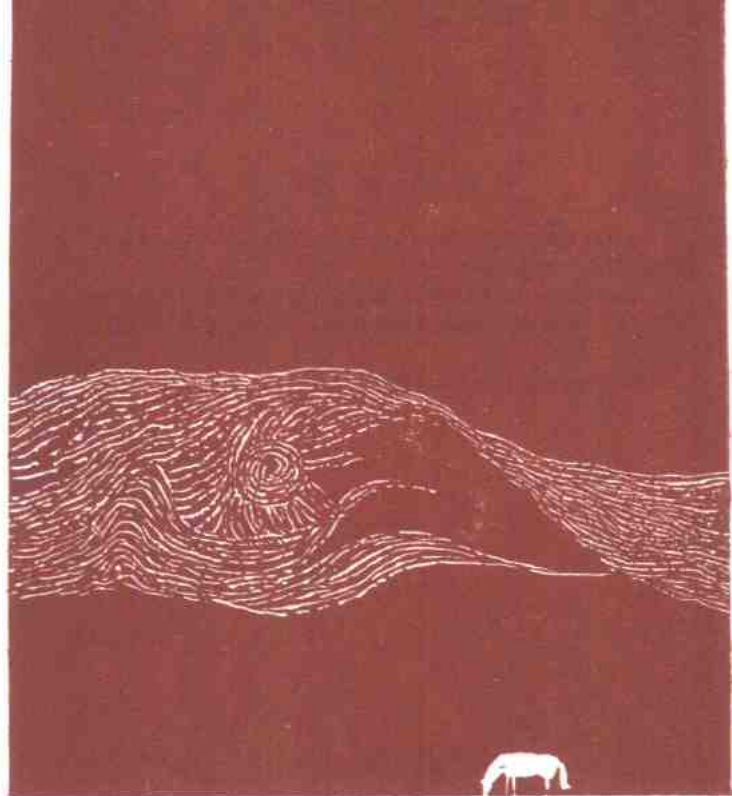


陳昌本小說選

CHEN CHANG BEN XIAO SHUO XUAN





陳昌本小說選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陈昌本小说选

陈昌本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赤峰道180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3毫米 1/32 印张 11 3/8 插页 3 字数253,000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7-5306-0792-8/I·707

定价：7.70元



作者近照

作者小传

陈昌本，男，山东青岛崂山人，1935年4月生于崂山丹山村，1941年入本村小学，当过童工，种过地，1948年在丹山小学毕业，1951年在青岛一中毕业，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军区任教员、机要员，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留校任采访写作课教师，兼作新华社记者，写成《采访写作》讲义，发表约百篇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作品。1970年调到北京市委作文化工作，开始写小说，发表了中篇小说《山民轶事》、《不眠夜》、短篇小说《花脚王开棺》、《秃嘴的铁唤头》等三十余篇。《花脚王开棺》获1982年《当代》文学奖。1984年调任北京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和北京电视台台长后开始研究电视艺术，著有《电视艺术诱人之谜》一书，并作卅二集电视片《同心曲》编审、八集电视片《访美纪行》撰稿、五十集电视连续剧《渴望》策划。1990年4月，调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又从电视创作改为写小说，完成《花海》系列小说约十万字。

1984年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5年被选为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北京老舍研究会副会长；1989年被选为北京市文联理事。

目 录

第 一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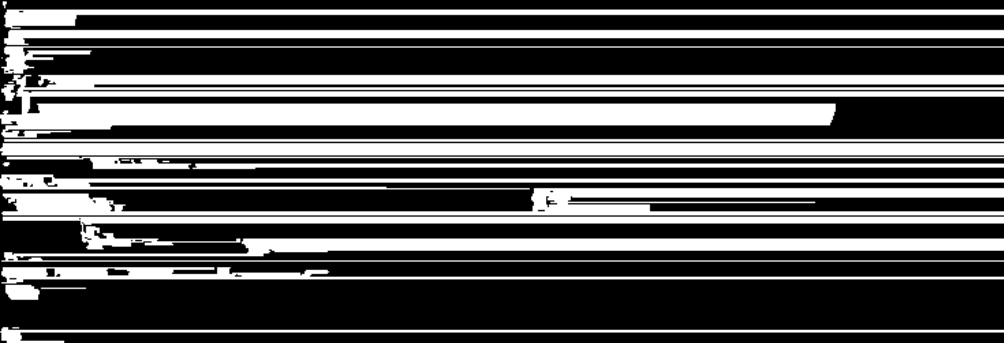
“花海”系列小说

八仙图.....	3
阴世爹娘.....	27
四娘扎的烟笼.....	51
姥姥的祭台.....	77
十岁男子汉.....	106
芳草碧连天.....	136

第 二 卷

山民轶事.....	165
“花脚王”开棺.....	232
巧嘴嫂审案.....	253
清明迎春花儿开.....	258
换“头”记.....	271
接春记.....	274
我了解了她.....	279

三年陈案	286
海马的后代	298
苦涩的水	307
榆树精	319
秃嘴的“铁唤头”	324
爸爸的隐私	337
人心	348



八 仙 图

——“花海”系列小说之一

人们都说：童年是金色的，梦幻般的。我的童年又是什么颜色的呢？说不清。

搜寻儿时的记忆，印象最深的好象就是爷爷家烟色的墙壁上挂着的那张《八仙图》了。从我记事的时候起，这张图就挂在那里；到我十五岁参军入伍时，那张图仍然挂在那里。图上，八位仙人围着一张“八仙桌”在斗牌，每个仙人的表情，都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而且神秘。

我出生的地方，是在出“崂山道士”的胶州湾畔。崂山脚下，是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山村，村名叫“卧虎山”。山上山下，满布着各色各样的果树，一片郁郁葱葱。小时候，我不知道我的家乡是个极美的地方，因为当时我觉得，人人的家乡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我家的院子很大，三间正房，被巧手的爷爷盖成了四间，挤出了半间可以睡下一个人小里间。房是草顶的，但地基却用石头，一色儿卧虎山出的花岗岩。墙垛中间，砌着两层青砖，极为雅致。窗户是木棂的，每年腊月廿三灶王爷上天之日，换一次糊窗纸。窗户中间，镶嵌着一块小小的玻璃，用红

纸贴边，从玻璃上可以望见院子里的一切。这玻璃，大概算得上是山村进入现代化的唯一标志，也是幼小的我观察世界的第一个渠道。

院子里长长的石甬道，每一块石头的模样我都记得，中间的一块又大又平。小时候，我总喜欢把小板凳放在这块棕色的菱形石板上，看小鸡儿啄米。院子的东侧，种着几畦根摘菜。这种菜，可以不断地摘下菜叶食用，它又不断冒出新叶。在我们家，人吃、猪吃、鸡也吃，总也吃不完。菜畦前，是一个码得四四方方的谷草垛，这是供爷爷家的小毛驴一年吃的草料。

爷爷家，不跟我家同院，在西胡同。只因为爷爷的小院子里盖了东西厢房，没有码谷草垛的地方，爷爷才年年都把草垛码在我家院里。这草垛我从小就喜欢，因为有了它，过年的时候，便可以拉谷草给祖宗撒喂马草；煮年饺子，需要猛火攻锅，可以烧谷草催火。自然，平常是舍不得烧的。我的四娘，每隔一集（一集是五天），便要挎着巴篓来我家一次，和我娘一起铡草。铡草时总是她操铡刀，我娘续草，边铡边说话儿，说着说着，她就叹气流泪。娘有时劝说，有时也跟着她叹息。铡完草，四娘把草装进巴篓，总要抱起我亲一亲，亲得很狠、很长，常常把我的脸蛋儿咬红。我当时不知道四娘不俊，不知道嘴大是丑，所以，她抱着我亲吻时，总是觉得十分惬意。

站在我家门坎上，顺着谷草垛的方向朝东南看，可以望见卧虎山，卧虎山的确象只卧着的老虎。山顶有一个八角凉亭。亭前，有座方方的石城，城上修有文昌阁，阁里是什么样子，没有留下记忆。再往前，是山神庙，它很小很小，儿时与小伙伴一起上山拾草，常常钻进庙里下“五格棋”，庙里正好坐得下四个十来岁的孩子。不过进门极难，要侧身偏头朝里钻。这

些景物，从我们家里都能望见。到春天，青岛的人们纷纷到卧虎山来看桃花，在我们院子里也可以望见山顶上的看花人，一群群，一簇簇，花花绿绿，川流不息。

我们村的花儿多得数不清。清明前后，顺着小径爬上山，眼前是一片无垠的花海，我们的村庄，被淹没在花海里，只露出一个个房顶，象是漂在花海里的小船。那些花，我从小就能分辨得出：那色调最淡，象白绸子的是梨花；那色调略浓，如胭脂粉的是桃花；那色调深艳，紫里泛绿的是刚刚落了花瓣、穿上紫裤、露出叶芽的杏花；那色调耀眼、洁白如云的是弥漫山野，如海似潮的苹果花……

我就是在卧虎山满山开花的季节出生的，那是1935年的阳春三月。当时，“九·一八”风潮已经过去，“七·七”事变还没有发生，红军正在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中跋涉，在北方，还算是个太平年。我的父亲那时候已经离开家乡，到青岛一个纺纱厂去当汽车司机。他在拉着工厂的职员到卧虎山看花的时候，得知了我出生的消息，这自然为看花增添了喜气。所以回厂以后，职员们主动凑钱为我买了一件红斗篷，火红面儿，粉红里儿，十分好看。这自然成了我童年的一大骄傲。

我的爷爷叫鲁太喜，是鲁姓六合堂族祠的长者。卧虎山村，鲁姓占多数，听说，是明朝时从旧城迁徙来的鲁姓六兄弟繁衍下来的。鲁姓的六个祠堂，就是六兄弟分立的。我们所处的“六合堂”，在六兄弟中排行最末。在那嫡长继承的世道里，自然成不了大气候，族里始终没有形成大富户，历来以“六合”为家教之本，讲究和气谦让。“六合堂”的祠堂，规模也是最简陋的，普通的三间瓦房，比起一般民宅来，只是院

子里多了两棵侧柏，门口多了一个花门楼。而排大的“思恩堂”就不同了，那祠堂是很有气魄的四合院，堂里的神龛是檀香木的；祠堂背后，有一棵高大的皂角树，盘根错节，根深叶茂，是卧虎山下一景。“思恩堂”属鲁姓的旺族，坟地里蒿子长得高，族里出的“人物头儿”也多。同是一个鲁家茔，“思恩堂”一族的坟在茔地正中，龙爪松、伞盖松都长在那里；“六合堂”一族的坟在东北角，不长松柏，只生荒草。

卧虎山鲁姓的历史，从六个祠堂上溯到旧城，是有据可查的。再往前追，就要追到云南去了。相传，我们这方人是明朝永乐年间的移民。当时，永乐帝平叛扫北，本来要扫平海北，但一渡过胶州湾，就以为是到了海北，开了杀戒，这一杀杀红了眼，把胶东地区的人全杀绝了。等杀到渤海湾，发现北边还有海，才知道杀错了。原来没有扫平海北，却把山东半岛他的姥姥家荡平了。这一下，永乐帝傻了眼，只好从云南“起小民”，到胶州湾畔安家。直到现在，死了人送殡，烧纸人纸马，都让马头朝西南，点上火，亲人们都喊：“爹，娘，上云南老家去，一路朝西南，别回头！”。我曾考查过史料，这个传说似乎不确，倒有可能是我们这一带人丁兴旺，向云南“起”了一批“小民”，以后人家问起家世来，说是父母兄弟在云南，久而久之，便“反客为主”了。

爷爷在“六合堂”里，算得上是个“人物头”。在三兄弟中，他排行第三，但是，“抓家”的本事却比两个哥哥大。他在鲁族私塾里念过几年书，会打算盘记流水账，两个目不识丁的哥哥自然算计不过他。所以，跟两个哥哥分家不久，就在老宅院盖起了东西厢房，垒起了连厢门楼，成了年年有余粮的殷实庄稼户。

民国年间，胶州湾局势屡变，先是德国人占领胶州湾，修建青岛港，铺设胶济铁路。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日本人挤进了胶州湾，继承德国人衣钵，盖纱厂、招童工、建码头、抓苦力，闹了个天翻地覆。

卧虎山边的小山村浮动了，穷苦人家的孩子便纷纷流落到沧口、四方和大港，去当童工，卖苦力。

爷爷是个有主心骨的人。他看不起那些离乡背井去卖苦力的乡亲，固守着四合院和几亩山坡薄地。他让四个儿子都进私塾，为的是让他们象自己一样，变成有创业心计的“庄稼主儿”。

但是，事与愿违。大儿子并没有出息成本分的庄稼汉，在十几岁时，便夭折逝去。另外三个儿子也没有一个和锄头有缘，一个接一个地跑到青岛去学开汽车。当时，汽车是德国人和日本人带进来的洋货，“奔驰”、“福特”时兴得很。学开汽车一时间成了时髦，可以拉洋人、运洋货，赚“洋外块”。

爷爷里里外外地忙活，操持着这个家。他的目标是：为三个儿子每人奔一栋房、一份地产，等他们在青岛闯荡到走投无路时，好回家守着老婆孩子过小康日子。

当他在东胡同里盖起第一栋房的时候，给我二爹娶了亲。他把二爹从青岛揪回来，牛不喝水强按头，拜了花堂。还好，二娘很贤惠，如果不是只生闺女，不生儿子，完全可以跟二爹白头到老，可惜命不济。

当爷爷盖起第二栋房的时候，他又如法炮制，把我爹弄回来，强拧瓜硬配对儿，把我娘娶了过来。自然，结的又是苦瓜儿。

两栋房盖成，两个媳妇娶进门，爷爷喜滋滋地在给我爹娘新盖的房院里种上了两棵楸树作纪念，便雄心勃勃地准备置地添土了。

开始，爷爷死守着“土里刨食”的信念不放，陪着自己的毛驴过日子，想把那六亩地种出神来，他的农具最结实，也最适用。他的犁拖头，是枣木的，磨得锃亮；他的犁铧头是从不生锈的，亮如明镜；他的镢头是桑木柄的，磨得油光瓦亮；他的麦叉是套钢尖儿的，用时得心应手。他的土地最顶用，也最耐用。山坡，他垒成梯田，种果木，果树底下种地瓜、芋头；平地，种成“十样锦”，地瓜沟里种芝麻，割了瓜蔓套麦子，麦子收了种晚瓜。一年多收，是爷爷的发明，但是，几年下来，他却觉得不满意了。

村里，跑青岛卖豆腐的主儿，拴上骡子，发了。

村里，跑大港贩粉丝的主儿，新置了胶轮车，也发了。

一些人在发家，一些人在败家。村里守着土地刨食吃的老实农民，越混越穷。胶东盛产地瓜、地瓜干，这粗劣的食品被码头上运来的美国洋面挤得一文不值，村里的青壮年逐渐加入了码头上“扛大个儿”的行列，孩子们成了纱厂里包身工的后备军。

爷爷开始关心青岛的事儿了。西镇扩建了电灯房，青岛到处亮起了电灯，吊在杆子上不用添油。大窑沟起了摩天楼，花两个大铜子儿就能坐电梯子升到五层楼顶，去看前海沿栈桥风光。前海沿兴起了洋饭店，洋人吃的是西餐，做西餐需要胡萝卜和土豆，离了这两种东西，做不成西洋“沙拉子”和俄式牛肉大菜。

比中国萝卜小的尖锥胡萝卜和比中国地瓜圆的西洋土豆，

超出萝卜地瓜价钱的十倍！

爷爷看准了行市。当时，卧虎山还没有人种这两种洋菜。他跑到流亭村去学种这两样东西的技术，人家不肯教，爷爷一狠心，在流亭当了“冤汉”，给人家帮工种菜。这才知道，种土豆不象种地瓜，不是用蔓种，而是用土豆母子切母芽埋块栽培。第二年，爷爷高价买了土豆种，山坡地全部种上了土豆，平地里全部栽了胡萝卜。恰赶上这一年风调雨顺，土豆和胡萝卜都丰收，家里的地瓜窖改成了土豆、胡萝卜窖，仍然装不下，就又在厢房挖了新窖。

但是，晚了一步！

白沙河两岸的农民象得到暗号一样，走的全都是同一条发家路，这年冬天，集上的土豆、胡萝卜堆成山，几个洋餐馆，哪里用得着这么多呀！老百姓呢，又不认这洋玩艺，吃胡萝卜嫌它甜，品不出萝卜味儿，吃土豆又嫌它不甜，没有地瓜有味道。这么一来，土豆、胡萝卜连地瓜价也卖不上了，地瓜倒成了集市上的稀罕物。

爷爷整整在炕上躺了三天，气得连眼珠子都红了。正在走投无路时，他的表兄刘表来看他。对他说，刘家村的人们用土豆做淀粉，制成细粉条，在缺菜的季节，青岛的工厂、商号都爱用这种细粉做菜，价钱很可观。爷爷是精明人，他得到表兄这个信息，立即动身到青岛去考查，发现高档次的绿豆细丝和低档次的土豆细丝全是畅销货。他便一不作二不休，下了狠心开粉房，绿豆粉和土豆粉全做。这样既可以处理土豆，又能打进绿豆细丝的高级食品市场，赚洋餐馆的大钱！

那时候，我的二娘刚刚嫁到鲁家。新媳妇一进门，就发现这户人家的不一般之处。

年除夕，按老规矩用灶灰打囤，放五谷杂粮取吉利，但爷爷打的囤特别大，放的粮食却特别少。按老规矩，要在门口放拦门棍，在院子里撒喂马草，这是供祖宗回家喂马用的，但爷爷撒的喂马草也特别少，摆摆样子而已。更新奇的是到摆供的时候，那鱼，是从屋檐下的钩子上摘下的风鱼干，鱼身上还带着煎过的面皮。我二娘问奶奶，才知道，原来这是八月节祭祖宗用过的鱼！

等到我二娘生下两个女儿之后，年除夕又增加了“新节目”。在除夕鞭炮响起的时候，全家要围坐在炕头上吃一顿用地瓜面包的萝卜粉条馅包子，让大人孩子吃个饱。为什么呢？这也是爷爷的算计：人们在年夜里可以少吃饺子，省下几斤白面、半斤猪肉。

爷爷的算计，是为了尽快买上骡子办起粉房来。办粉房没有骡马推磨是不行的。

爷爷的腰带上扎着钱包，到法海寺集市上去了。

这法海寺是当年崂山的大寺院，以两棵千年白果树驰名。法海寺的集市在沙河的沙滩上，骡马市在河滩柳林里。

爷爷在柳林骡马市转了五集，没有选到中意的牲口。这天，看见一个老年人牵着一头瘦骡子走来，爷爷朝骡子跟前一站，那骡子并无反映，他伸手在骡子眼前晃了几下，那骡子的眼珠子动也不动。

爷爷开口了：“老哥，瞎货？”

“拉磨的料，要跟做什么？”

爷爷扒开骡子嘴，看看牙口，不老。摸摸身架，匀称。便说：“瘦得皮包骨，能当搓板使了。”

“欠点调理，三斗黄豆喂下去，保准滚瓜流油。”